

中庸分章附元中子碑
解附提要
大誼



中 庸 分 章

附元中子碑

黎立武著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中庸分章及其他二種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五九年十月補印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華文印刷廠印刷

中庸分章

宋 臨江黎立武以常著

中庸之書。浩博深遠。若不可涯。其實繩聯而珠貫也。諸家雖字論句析。然於大旨未明。讀之使人茫然。分章所以原作者之意。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中庸之德至矣。而其義微矣。首章以命性道教。明中庸之義。以戒懼謹獨。明執中之道。以中和明體用之一貫。以位育明仁誠之極功。何謂天命之謂性。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蓋自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而人生焉。無極之真。乃先天大易生生之理。爲天地中人得之。以成性。二五之精。乃後天形氣變。化生鍾秀於人。人得之。以成質。性形而上也。質形而下也。命也者。其理氣合凝之初。天人賦受之際乎。然氣有清濁厚薄。故質有高下美惡。惟性初一真。靈明靜虛。人人之所同得。萬理根於斯。萬善萌於斯。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也。何謂率性之謂道。性者。道之體也。其本體曰仁而已。其變體曰五常。道存乎五常。達道存乎五典。五常備諸己。五典施諸人。盡己盡人。惟至誠合內外之道。仁始於

父子而胞與推焉。義始於君臣而絜矩推焉。禮始於夫婦三千三百推焉。知始於長幼而親疏隆殺推焉。信始於朋友而與國人交推焉。未發存諸己。發則施諸人。存諸己者。惟初固有之真。施諸人者。性分當然之則。此大本所以爲達道。率性所以謂之道也。何謂脩道之謂教也。人同此性。則同此道。然或氣稟不齊。不能知其固有。不能全其本然。所貴乎爲聖爲賢爲君爲師。盡己之性。以盡人之性。言行以爲法。則禮制以爲品節。政令以爲範防。使斯民節其情。復其性。而由其道。是之謂教。夫天命謂性者。太極所以行也。率性謂道者。人極所以立也。脩道謂教者。皇極所以建也。此中庸之義也。所謂道不可須臾離。何也。循性道也。達性非道也。天下豈有性外之道哉。章首言命性道教。此以下專以道言。舉一以該三也。所謂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見乎隱。顯乎微。必慎其獨。何也。常人有睹而動於中。則戒。有聞而動於中。則恐。君子存誠。豈在乎耳目聞見閒哉。淵乎收視返聽之密。凜乎十指十視之嚴。勿謂隱也。曰費而隱。見莫甚焉。勿謂微也。曰微而顯。顯莫甚焉。隱微者。人所難知。亦人所易忽。故以獨名之。獨者。非止閤室屋漏之謂。靜養於未發之中。默存乎將動之幾。當是之時。在我而已。可不慎乎。此率性之方。而執中之道。慎獨。大學誠意之道也。中庸以誠爲本。故首發此義。其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者。天下之大本。子思以此釋中之名。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寂然不動。混然在中。此正位居體之謂。其曰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者。天下之達道。子思以此釋庸之義。惟和則庸。不和非庸也。發而中節。事事合宜。此日用常道之謂。所以明體用之一貫也。未發爲中。發而中節爲和。自言中倫。行中慮。以至從容中。

道則誠者之事。致中和者。卽所謂至誠盡性。天地位。萬物育者。卽所謂贊化育。與天地參。此由乾九二之君德。而位乎九五之天德也。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聖人至誠盡性而成位乎其中。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聖人至誠盡性而能盡人物之性。然則致中和者。非誠之至乎。參天地贊化育者。非仁之至乎。所以明仁誠之極功也。中庸一篇。大旨皆備於此。次章述夫子平日中庸之教。三章而下。節節相生。首尾相應。推明首章之義。至矣。通爲十有五章。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遇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子曰。道其不行矣夫。○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避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矣。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也。北方之強也。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而不知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

次章集夫子平日論中庸者。推原作中庸之意。凡六節。第一節謂中庸之道。不以君子而有。不以小人而無。君子之有此中庸也。循性而行。須臾不離於道。故曰時中。小人之有此中庸也。違性而行。無所不至。故曰無患。憚大哉。時中之義乎。易曰。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蒙昧而求通。純一而無僞。赤子之心也。惟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方其未發。渾然在中。是爲大本之中。迨其將發。動必由中。是爲時中之中。所謂戒懼謹獨。所謂執端用中。所謂擇乎中庸。是謂不失赤子之心。是謂允執其中也。聖賢心法。惟在乎此。故此章首揭時中之義。第二節嘆至道至德。人皆可能。世衰道微久矣。斯民之鮮也。又嘆知者愚者。不知擇中庸。知不真。則行不篤。故道不行。賢不肖者不能守中庸。守不固。則行不著。故道不明。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謂中人之性。何莫由斯。而不知其道者。衆也。雖或甘食甘飲。未得其正者。飢渴害之。然飢食渴飲。人之至性存焉。不可一日廢者。中庸之道。固原於性也。其終不行矣夫。蓋三嘆焉。第三節求之古人。宜莫如舜。所以受之堯。授之禹。卽此中也。虞書備之矣。端者發端之始。孟子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四端。此所謂兩端者。卽人心道心之發。危微之幾也。幾動之初。知所持守。則發皆中節。以之建用皇極於天下。此舜所以爲大知歟。好問察言。卽聽言詢謀之旨也。第四節以乾之象推之。乾之九二。體爲中。用爲庸。惟明則知所擇。惟誠則知所守。二爻之變。爲離坎。得之則爲離之明。坎之誠。失之則爲離之罟。坎之陷。存乎知與不知而已。知莫大於舜。執兩端而用中。其次莫如顏淵。擇中庸而能守。舜達而在上。乾九五事也。顏子窮而在下。乾初九事也。故中庸兼舉以明之。第五節子路嘗因夫子以

蹈白刃爲能事。安於中庸不可能也。而自負其勇。遂以強問。夫子之誨之也。卒歸之中和之教。外和而內不流。內有所立。則外無所倚。處平世不以安樂易其充實之美。居亂邦不以患難易其死生之節。此四強者。不動心之勇也。第六節素隱行怪。是違性而行。不能擇中庸。聖人弗爲也。半途而廢。是中道而畫。不能守中庸。聖人弗已也。遜世不見知而不悔。依乎九二之中庸。初九潛龍勿用之事也。故曰聖者能之。通六節而觀。則中庸之至德。中庸之難能。與夫聖賢之所以執中用中者。淺深次第。歷歷可見。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三章以下。皆發明首章之意。此章明率性之謂道也。費。道之用也。庸也。顯見也。發而中節也。隱。道之體也。中也。隱而未發也。道者。性而已。然有率性焉。有盡性焉。夫婦之愚不肖。而能知能行者。率性而已。率性者。夫人而可能。由愚不肖推之。則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萬物亦循其性之自然耳。聖人之不能知。不能行者。盡性之事也。盡性者。聖人而猶病。由聖人推之。則天地之大。人猶有憾。是天地亦有不能盡者。道之全體。本乎一性。而塞乎兩閒。大無外。小無內也。故因愚不肖而論聖人之知能。因鳶魚而致天地之明察。可謂費而隱矣。旨微哉。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

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四章引夫子之言。明脩道之教。與道不可離之意。道者率性而已。豈遠於人哉。爲道行道也。行道而遠於人。是違性。非道也。己之性。卽人之性。盡己。斯盡人矣。以人治人。謂脩道之教。不假外求。非知伐柯之取則猶遠也。達道存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爲道存乎事父事君事兄施友之際。仁義禮智之端。喜怒哀樂之發。非言無以宣。非行無以著。故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曰言顧行。行顧言。言行之發。可不謹乎。庸德庸言。亦乾九二爻言也。引此釋庸之名。以明中節之和。脩道之教也。以人治人。忠恕之道也。忠恕者。中庸之異名。盡己。忠也。推己。恕也。其本體曰仁。其大本曰誠。仁者己立立人。己達達人。誠者盡性以盡人物之性是也。然論語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此言忠恕違道不遠。何也。曾子教人明道者也。以全體大用之名言之。是指出忠恕之義。子思教人爲道者也。以盡己推己之事言之。是爲行忠恕者。說施己施人。蓋爲道而行。忠恕者也。由忠恕行。雖或違於道。亦不中不遠矣。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前章言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此言君子之道四。而五倫備矣。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

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第五章以下皆教之序也。立教以身爲本。九經以脩身爲先。行有不得，則反諸己。猶之射焉，發而不中，亦必反諸其身。所謂素位而行，不陵，不援，不怨，不尤，居易俟命，皆正己之事也。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第六章於九經爲親親之教。行遠自邇，登高自卑，自家而國也。惟順於父母，宜於妻子，和於兄弟，是所謂不出家而成教於國矣。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

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第七章亦親親之教也。親親之道尤嚴於宗廟。先王所以教孝者莫尙乎此。此章詳於宗廟之事而先之以交神明之道焉。書曰鬼神無常饗饗于克誠。此六經言誠之始也。中庸一書以誠爲本亦首於事鬼神明之首章戒不賂懼不聞蓋言君子存誠無時不然非有所爲也。乃若常人之情其於祀鬼神也則亦視無所見聽無所聞然陳器設衣體物而不遺齊明盛服承祭而如在莫敢不盡其誠是雖有爲而然然隱而見微而顯道一而已。豈非誠之至歟。舜盡孝於瞽瞍移孝於承堯推其行於家者行於國天下故稱大孝。武王纘緒興周周公追王周之先祖以盡孝思且錫類於臣庶三者之達俾各伸其追遠之情故稱達孝。自夫孝者以下總論孝之善且至者夫所以事宗廟者有二惟大德是饗焉惟先緒是纘焉。此纘志述事之孝也。事以天子之禮達乎三年之喪與夫春秋之禮樂親尊之愛敬此事亡如存之孝也。親親以孝盡孝以誠推此誠以往可以事上帝推此誠以往可以治天下國家故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此卽論語問禘之旨禮運已極論之魯之郊禘非禮聖門所深

病病其越常黷典非誠也。後章禮樂等論皆此意也。夫宗廟鬼饗也。郊社事神也。故章首竝論鬼神卒章兼明郊禘。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蘆也。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旣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喜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

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八章合九經論之。蓋由五者達道以明脩道謂教。而施於政者也。章首凡八言人。互發以人治人之意。中庸始言率性脩道。此言脩道以仁。則性者。仁而已矣。嗟夫。微言緒論。絕而復傳者。賴有此書存焉。脩道謂教。仁之用也。故曰。脩道以仁。天命謂性。仁之體也。故曰。仁者。人也。中庸之道。一言以蔽之曰。仁而已。天下之達道五。人之大倫也。爲天下國家九經。教之大經也。前章旣明脩身親親之教矣。然必尊賢信友。相與學問思辨而行之。故章首以脩身親親尊賢爲要。末以信友順親誠身爲歸。斯三者反覆致意焉。九經之教。此其樞也。夫仁以親親爲大。義以尊賢爲大。親親者。父子夫婦兄弟之道也。殺之則親疏有閒。而禮生焉。尊賢者。君臣朋友之道也。等之則師友異待。而禮生焉。敬大臣者。尊賢之義所推也。體羣臣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者。親親之仁所推也。其或上也。而弗獲民也。而弗從友也。而弗信親也。而弗順。亦惟曰。反求諸其身。天下之達道五。卽和者。天下之達道。卽率性之道。蓋人道不外乎五者。五者實根於一性。本然之性。卽本體之仁。凡相生相養。相親相愛。相須相成。痛癢而切身。顛連而同氣。自孩提親愛。以至仁民愛物。自事親之孝。以達之爲天下國家。無非順天性盡人道而已。道出於

性。不知人。不能率性以脩道。若何而治人。性出於命。不知天。不能盡性以至命。若何而配天。曰。生知學知。困知。知之事也。曰。安行。利行。勉行。勇之事也。夫五達九經。本乎一性之仁。知者知乎此。勇者行乎此。故皆曰行之者。一曰豫焉。曰定焉。言也。事也行也。何莫由斯道。道者。率性之謂。而不可須臾離。卽造次顛沛之不違仁。是故應萬變而不窮。周萬事而不匱。視世之事。逐物遷矯。揉於旦暮。顛冥於酬應者。大有逕庭焉。所謂一以貫之也。一者。誠也。然而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大學之脩齊治平。在先誠意。存乎止善而知止。孟子七篇道性善。曰。道一而已。推極乎誠。與思誠之道。亦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性。仁也。仁無有不善。行著習察。一有覺焉。知性無疑。信道自篤。或疑於善。或疑於惡。則是不誠於中。於形著明動變化何有。此章首之以仁。終之以誠。仁以性善言。誠以盡性言。忠恕之道。於是乎在。中庸之教。於是乎備矣。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九章承上誠身之說。極論誠之道。人有聖愚。誠則無二。而造誠之閫域。有天道焉。有人之道焉。不勉不思。從容中道。生知安行者也。誠者。事也。學問。思辨。擇善。固執。學知利行者也。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困

知勉行者也。誠之者，事也。由誠者言之，則自誠明者性之也。誠則形，形則著也。謂之性者，聖賢盡性之事也。由誠之者言之，則自明誠者反之也。明善誠身也。謂之教者，聖賢九經之教，以脩身爲本，使學者由明而達於誠也。竊嘗反覆是書，以爲中庸之道，人所同得，然而曰鮮能，曰不行，不明，曰不能，守曰不可能，及其至，則聖人有所不能，知不能行，若甚高而難行者，何也？要知道體微妙，古人難言之，故曰見乎隱，顯乎微，曰費而隱，曰於穆不已，曰不顯，曰無聲無臭，惟聖人生知安行，以至悠久不息，下此者必資學問思辨篤行之功。聖賢引而不發，欲學者深造而自得之也。然得有難易，存乎資質之高下，功力之淺深。惟知之明，則擇之審，守之固，則行之力。此乾九二學聚問辨而進乎九三進德脩業，知至知終之事也。中庸之教，至誠身而備矣。教之至，則化矣。此以下皆誠而化之事。

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惟天下至誠，爲能化，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惟天下至誠，爲能化，乃盡性之事。中庸之極功十章以下，皆發此意，以明首章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蓋乾九五大人位，天德之事也。率性，誠也。惟盡性爲至誠，脩道，教也。惟至誠爲能化，至誠，天之道也。致曲，人之道也。其於參贊化育之功，形著明動變化之妙，其至一也。贊化育，則與天地合其德，前知如神。

則與鬼神合其吉凶。皆盡性之效。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天之忠恕。卽乾之中庸。卽乾之誠化。卽乾元之仁。惟至誠盡性。參天地。贊化育。天道在聖人矣。上章言盡性能盡人物之性。蓋以盡己爲先。十一章言成己所以成物。實以成物爲重。天地聖人之能事。有出於成物之外乎。誠者。盡己之性。故曰自成。率性之謂道。故曰自道。此所以成己盡己之性矣。推之於人於物。皆所謂盡性也。率性謂道矣。脩之爲教爲化。皆所以成物也。有天地而萬物生焉。天地所以終萬物始萬物者。其功在艮。艮反身之義也。君子反身而誠。有取於艮。故曰。誠者。物之終始。凡物之自形自色。皆在吾仁中。則孰有出吾性外。身如日之光。有

色皆燭。日入光晦。色非其色矣。如鑑之明。有形皆照。鑑昏明隱。形失其形矣。故曰。不誠無物。宇宙閒惟己與物耳。民胞物與。氣均體同。苟有我之私一萌。物我異矣。何者。誠不存也。誠而不存。失其所爲我。何有於物。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故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本體爲仁。仁先成己。變體爲知。知能及物。仁知備而性之德充。己物兼盡。而內外之道合。己內也。物外也。何合焉。物因誠而有誠。因物而形。己物一致焉。無彼無此。物我斯合矣。若夫時措之宜。妙用固如此。至誠無息。所謂行之者一也。天地之成物。亦惟不息。不息故不貳。不貳故一。無窮一昭昭也。不一何以覆萬物。繫日星。廣厚一撮也。不一何以載華嶽。振河海。廣大一卷也。不一何以生草木。居禽獸。不測一勺也。不一何以產蛟龍。殖貨財。故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甯。一者。誠也。誠者。盡性而已。由天地觀聖人。高明不論也。博厚不論也。獨所謂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者。隱見顯微之妙。悠久之功。曰一曰誠而已。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此誠也。於乎不顯。文德之純。聖人此誠也。曰於穆。曰不顯。皆所謂隱微者也。曰不已。曰之純。皆所謂一者也。由至誠盡性言之。聖人天也。故曰。誠者。天之道也。嗚呼。天命謂性。是爲羣言之首。子思於此引詩明之。非至誠孰與此。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斯之謂